



【文艺观澜】

玉兰花又开

□薛寒冰

生活充满各种偶然，生活也总在周而复始。就像一年总有四季，冬季之后春天总会到来，早与晚，那是时间面临的问题。而那年复一年盛开着的花朵啊，我们只需相信，在每一年的新春，总会迎来新的花期。

生活虽有严寒，艺术却没有寒冬。就像黑川雅之所说：“人，因为想要创作而创作。”而在产生“想要什么，于是就去制作什么”的动机之前，首先人人都抱有一种“管它是什么呢，先做点什么再说”的创作冲动。就像朱春林的油画作品，在其鲜明的个人风格下，又分明蕴含着这个时代的痕迹和影响，尤其是能感受到他通过绘画与时代环境的对话。

例如在朱春林间隔两年对同一“对象”的描绘中，就充分体现了他与环境的“对话”——2020年春天和2022年春天，朱春林分别从他的画室邻居院落里的同一棵玉兰树上摘下盛开着玉兰的花枝，放入画室的瓶罐中，以此展开他的油画静物创作。他于2020年和2022年分别完成的这两幅油画《玉兰》，虽然都是对景写生和对景创作，但通过这两幅不同的画面，我们分明清晰可见画者迥然不同的心境。

2020年初春，朱春林在画室里开启了他的油画写生系列。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他总计完成了70余幅室内写生油画，朱春林希望通过艺术的表达来抚慰个人及观者的内心与精神。或许有人会说，艺术在寒冬里毫无作用。但朱春林以他的油画系列告知我们，艺术的确可以让观者获得寒风里的宽慰。理论，总需要实践与时间来印证。对于2020年创作的油画《玉兰》，朱春林说：“春光明媚，邻家满树玉兰花开得正旺，征得邻居同意，摘下两枝入画，特意选了一个有花形的釉罐当花瓶，它们可以在画中做伴，有说不完的呢喃细语。”

时隔两年，在2022年初春，朱春林又画了一幅同样景物的油画写生——《玉兰》，对于2022年的《玉兰》，朱春林说：“同一棵树上摘下的玉兰花，相隔两年再画，状态难以复还，时过境迁，可遇不可求。”面对同样的画面，都是盛开的玉兰花，可是画家在描绘过程中的心境已截然不同。

这两幅油画《玉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虽然都体现着传统写实绘画的基底，但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照实写生。画家只是借助写实性的手段，在画布上通过充满厚薄深浅的缤纷色彩，呈现着他内心面对物质世界时的各种感知，让观者感受到画面背后强烈的精神状态。朱春

林这种个性化的艺术“再现”，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印证了梅洛·庞蒂在《塞尚的疑惑》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艺术是知觉的再创造。对此，朱春林在2020年中国油画院举办的“柔和的光线”线上专题直播中，对于画面个人风格的疑问也曾作出过类似的回应。在朱春林看来，绘画语言并不是人们刻意追求来的，这与个人的内在感觉、生活积累、个人性格都有关。他认为绘画风格应当是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在朱春林眼中，无论什么题材的画面，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恰当的绘画语言来“再现”表达。

再寒冷的冬季，春天也总要来临，鲜花也总要盛开。盛开的鲜花，既可以代表生命灿烂的希望，也可以蕴含转瞬即逝的枯萎。灿烂的希望与凋谢的花瓣，恰恰也构成了《玉兰》画面背后画家内心的思索与探寻。如果说在朱春林2020年所画的油画《玉兰》中，我们能看到一种猝不及防的美好的“坍塌”与作者本人内心的溃堤与抵抗，那么在他2022年所画的油画《玉兰》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历经风雨后的泰然自若和淡定自守，更有一种朝阳与希望的调子呈现在画布上。

若回望历史上的艺术家文学家所描绘的世界，例如在小说家拉伯雷笔下，无论是高康大从母亲耳朵中诞生的故事，还是巴奴日与羊贩子船商的故事，依然都是充满着荒诞与直指社会背后的真实。同样，画家所描绘的画面，难道就是真实存在的故事情节吗？我想，除却一些需要特定描绘的主题画面——对于情节的描绘的确是需要遵循“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创作思想，绘画更多还是以现实为基础，反映独特的自我。即使是写实绘画，写实也仅仅只是一种手段，并非就是艺术表现的目的。就像朱春林的绘画，更多反映的是他个人对于社会和生活的关注，从现实中来，但最终回归自我、照应现实。也因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朱春林的油画作品给予了观者想象的空间。

一幅画面，从艺术的角度上说，它就像是时代中一段“景象”、一场“楚门的世界”。画家营造了一场“景象”放到作为观者的我们的面前。当直面这幅“景象”时，我们所感受到的可能是感动，可能是直白，也可能是阴郁。就像朱春林的油画《玉兰》，虽然两幅画面都是立足写实的绘画手段，都是对景写生，就连所描绘的景物——那株玉兰花，都是同根而生的，但我们仍能鲜明感受到两幅画之间的不同。这种相同而又有差异的同一景象的写生画面，所反映的也正是属于画家艺术创作个性和魅力所在。

【舌尖记忆】

黍子情怀

□高军

小时候由于生活在大山里，周边又全部栽满树，对黍子这种粮食见都没见过。但当时家中常备的几把笊帚，是用脱粒后的黍子苗儿(穗儿)扎成的，推碾时可不断往碾砣下扫堆粮食。那时候供销社里缺这缺那的，主要日常用品都得自己解决，很多农户种点黍子用苗儿(穗儿)扎笊帚到集市上换点钱，也满足了很多人家的日常所需。

黍子是一种单子叶禾本科植物，它主要生长在北方，能耐干旱，是可以贫瘠地块种植的产量不高的一种小杂粮。由于产量较低，过去农民种植黍子，最主要的用途是扎笊帚、用黍米面蒸“黏黏糕”。

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台碾子，我们家一直在这台碾上碾粮食，我和弟弟或妹妹曾围着这台碾转过无数圈，用的都是黍子苗儿笊帚。把玉米碾压成细屑可做玉米糊涂(粥)，味道里面有石头的气息、太阳的气息、黍子苗儿的气息，特别好喝。现在可以买到细玉米面，也可以买到玉米颗粒，分别熬粥。但把两种再掺合在一起，怎么做都没有自己碾的玉米面糊涂(粥)好喝。前些年，农村的亲戚们还会碾一些给我们，现在已无任何人有这种耐心了。那时，我们还会把地瓜干洗一洗碾成滑溜的大小不一的片儿，放入锅中烧开后反复多次加入凉水，熬出的地瓜饭也特别好喝。在碾压过程中，粮食会跑到碾砣以外，这时候就需要用黍子苗儿笊帚不断扫回去。由于笊帚把儿前的穗儿是呈九十度下垂的，这种笊帚细软耐用，用起来也特别顺手。

至于“黏黏糕”，我是很晚才见识到的。黍子成熟后收获的籽粒叫黍谷，外壳呈黑褐色，油光顺滑。黍谷粒去壳后即黍米，呈金黄色，一般叫大黄米。孟浩然《过故人庄》有诗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杀鸡为黍”指殷勤款待宾客。可见古时候，黍是一种招待客人的美味主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大黄米经过粉碎研磨成黍子面后，可以蒸制成我们当地人都叫“黏黏糕”的食品。“黏黏糕”凉透变硬后，可以切片放入锅中用油、盐、葱花等煎炒，吃起来美味异常。正在吃的时候，要是孩子哭，大人会哄孩子说：“不能哭，会黏肚子里出不来了！”其实也有一定道理，黍米不易消化，边哭边吃肯定不利于健康。

由于黍子是中国最早种植的作物之一，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还具有了一些“礼”的含义，家国社稷的意义等。古代普通百姓秋天是用黍子和小猪作为祭品，举行以物祭神荐礼的。我们这儿过年的时候，也要用黍米面蒸的“黏黏糕”在天地棚子上供奉天地全神牌位，因为谐音是“年年高”，希望在现实生活中日子一年比一年好。结婚仪式上，新娘下轿时，有人拿着用红布包裹的“黏黏糕”让新娘用脚踩一下，然后进入家门；进入新房，床前要放一个升，新娘要踩着升坐上床去。寓意是一对新人以后的日子会和谐美满，步步高升，年年升高。《诗经·黍离》是东周初一位士大夫路过镐京，见旧时宗庙宫室遗址上黍稷茂盛，悲伤周室颠覆写出的。诗的开头之句“彼黍离离”，后来产生了多个感慨亡国之词，如黍离之悲、禾黍之悲、黍离麦秀等典故。

每次吃到“黏黏糕”，都让我沉浸在传统粮食文明之中去。我国古代有“六谷”之说，《三字经》归纳得朗朗上口“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我仅仅从诗歌中检索了一下，从《诗经》一直到明代，有无数写“黍”的诗句，直到清代才变得少了。这说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我国最早种植的几种重要农作物里，黍子是华夏民族最主要的食物之一。后来，“黍、粱(高粱)、稷(小米)”的种植逐渐变少了一些，特别是“黍”，竟至于成了稀缺品种。我想，这是因为红薯(甘薯)、玉米逐渐传入我国，且产量高，口感更好。直到近年，黍米食品又开始成规模开发了。

尽管小时候没见过黍子，但后来一路追寻，对这种粮食作物反而有了一种更深了解。它那碧绿茎叶、油光黑褐黍谷粒、脱壳后的大黄米会时常浮现在眼前，“黏黏糕”的清香气也会飘荡起来。

【岁月留痕】

杯中陈皮

□宛皖

得闲，回老家看了看，少不了去村口的李婆家小坐。

李婆家的小院里有两棵茂密的橘树，橘树下放着桌椅，桌上是李婆沏的茶。喝一口，是浓浓的陈皮味。李婆端出瓜子花生，还有去了皮的橘瓣。李婆告诉我，橘树是她出嫁那一年她的公公种下的。李婆说，她公公种橘树不是为了吃上酸甜可口的橘子，而是为了这杯回味无穷的陈皮茶。半个世纪过去了，橘树在小院里深深扎了根，一年结一次橘子。如今，晒陈皮像一个颇具仪式感的行为，李婆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在一杯杯茶里品味着过往。

透过李婆的眼角眉梢，我看到了已经离开多年的外婆。外婆的陈皮茶也是用李婆每年给的橘子剥皮做的。外婆当年嫁给贫寒的外公，一共孕育了十几个孩子，除了夭折的，活下来十一个子女。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每顿饭，外婆都是做一盆白菜、一盆咸菜、一锅米饭。二舅盛一碗米饭，从灶台还没走到饭桌前，就已经下了肚。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窘困年代里，外婆的陈皮茶，是餐前饭后奢侈的茶饮。

外婆的十个子女都在身边，唯独我的母亲从小跟着姑妈在外求学，成年以后，又在外工作，后来嫁给了我的父亲。母亲是外婆内心永远的牵挂，从母亲在外求学开始，外婆每年都会制好陈皮茶给母亲寄去。我读书前被寄养在外婆家，上学后回到母亲身边。所以，我很小就知道母亲茶杯里泡着的，永远是外婆寄的陈皮茶。阳光透过杯中的陈皮折射出不一样的暖意，母亲总将茶杯捧在手心，感受陈皮茶传递出的外婆的关爱与惦念。母亲说，陈皮茶是记忆里最温馨的味道。

外婆一生经历曲折，结婚前家境殷实，不必为起居饮食犯难，却嫁给了外公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穷书生，从此她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不知道在无人的角落里，外婆有没有因为这份爱情抹过泪，但在我的记忆里，她没有怨天尤人。外婆深深地爱着外公，这份爱情谈不上伟大，但她与外公相敬如宾，在几十年的婚姻里风雨同舟。

外公的茶壶里泡的永远是陈皮普洱。普洱茶遇见陈皮，像外公遇见外婆，是浓厚的、醇香的口感，是岁月静好的沉淀，是时间凝固的美好。像杯中陈皮，历经风霜的洗礼，也经得起时间的磨砺。